

的确，当任何药物都不能缓解病痛带来的痛苦时，选择安乐死未尝不是一种解决方式。

商业化之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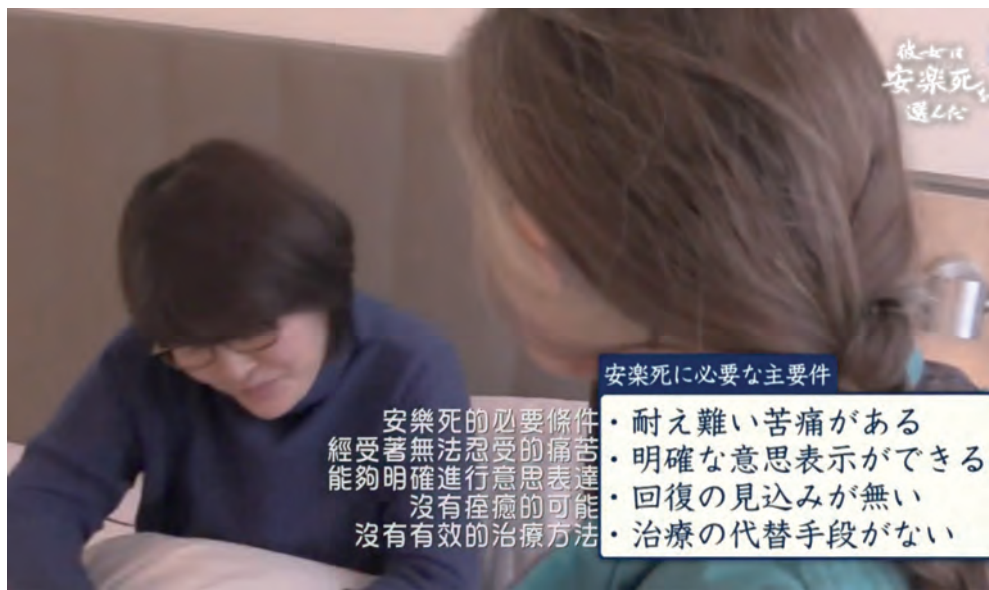
在安乐死合法地区，安乐死大致分为三种：注射氰化物，服用安眠药和注射凝血剂。常用的方法是先注射巴比士盐使病员进入睡眠状态，接着注射箭毒（一种氰化物）。

作为全球范围内为数不多允许在特定条件下（比如拥有医疗证明）协助实现安乐死的国家之一，并且是唯一一个允许为外国人执行安乐死的欧洲国家。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协助自杀在瑞士就一直是合法的。早在上世纪80年代，瑞士的安乐死运营机构就已经非常多了，其中包括解脱（Exit）、尊严（Dignitas）、精神永生（Eternal Spirit）等驰名全球的老牌安乐死机构。

据一份不完全的数据，近十年，有近万人在瑞士选择了通过“协助自杀”组织实施安乐死，其中有十多位不具名华人选择在这里秘密实施了安乐死。

其中大家最熟悉的，是中国台湾地区著名体育主持人傅达仁。2017年，傅达仁被诊断患有晚期胰腺癌，一直备受癌痛折磨，2018年6月，他在瑞士执行安乐死。在8个月月后，其家人公开了其生前的最后服药纪录片。

而在西蒙的纪录片中，节目组的统计数据显示，每隔两周都会有一个英国人前往瑞士，在当地相关机构的帮助下结束自己的生命。从2002年起，超过250个英国人到瑞



士进行安乐死，平均每次花费7000欧元，约合人民币6万元。

不过，据傅达仁透露，他“协助自杀”过程全程所花费用达300万新台币，约合人民币60万元。因此一部专门记录瑞士安乐死的纪录片认为，这些组织对于这些寻求死亡的申请人，是看人下菜，因人而异。瑞士也逐渐成为全球的“自杀中心”。

对此，有人公开谴责，认为安乐死正在演变成一种大肆推销的产品，人们为了寻求自杀而纷纷涌进瑞士，这种日趋商业化是令人愤慨且可耻的。

在《她选择了安乐死》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端倪。那些安乐死的推销者时常穿着黑礼服，游走于医院的门诊楼、住院区以及养老院等老人经常出现的地方，并公开灌输“安乐死是一种有尊严的死法”——就像文章开头给老人们派发“安乐死PPT”的加拿大医疗保健机构。

此外，为了降低安乐死的运营成本，一些瑞士安乐死机构还将

上图：日本NHK电视台播出的《她选择了安乐死》一片中，讲述了48岁的小岛美奈子前往瑞士求死的过程。

游轮开往客户所在国家附近的公海上，进行集中安乐死服务。与此同时，一种自行网购药品、专人远程指导的“全球化网络安乐死”也悄然出现。

安乐死正在遭到滥用，出现“滑坡效应”，使得其他人也开始滥用这种选择，而不是只应用于极特殊的情况。

有人整理了加拿大安乐死的相关法案后发现，2016年，加拿大实现安乐死合法化时，相关法案规定，安乐死申请者必须是“能预见到死亡的不治之症患者”的规定；2021年3月，这条规定被取消；而从2023年3月开始，患有精神疾病的人也可以有资格申请安乐死。

一个令人震惊的案例发生在去年8月，一名身患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创伤性脑损伤的加拿大老兵向加拿大退伍军人事务部打电话寻求帮助时，对方的工作人员多次主动提到了安乐死，甚至在老兵要求停止谈论后仍在谈论，这名工作人员自称曾帮助另一名老兵获得了安乐死